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彝族卷·下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彝族卷·下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彝族卷：全2册 /
中国作家协会 编.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63-7209-1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
集－中国－当代 ②彝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6165号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彝族卷(全2册)

编 者：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那 耘 李亚梓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857千

印 张：52.75

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209-1

定 价：65.00元（全2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理的魅力（外一篇）

李智红

在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在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古道的交会之地，在彩云之南一片最为湛蓝的天空之下，坐落着一块风花雪月四绝四胜、湖光山色千古明媚的热土，它有着游侠的旷达，旅人的坚忍，隐士的散淡，智者的内敛，歌者的豪迈，舞者的飘逸，诗人的浪漫，少女的靓丽……

雄峻而不乏纤巧的青山，看护着它美丽的家园；纯净而不失深邃的碧水，浇灌着它五彩的梦幻；厚重而不吝宽容的历史，丰富着它悠远沧桑的岁月。它，就是大理，一个人一生不能不到的地方！

—

对历史而言，大理是一坛酿制在时光深处的、醇厚芳香的老酒；对世界而言，大理是东方的“瑞士”，是中国的“剑桥”；对世居于此的大理人而言，大理是放养梦想的芳草地，是播种爱情的伊甸园；对浪迹四方的旅行者而言，大理则是寄托生命行李的“驿站”，是安放漂泊灵魂的“寓所”，是栖息人生情愫的“港湾”。

事实上，自唐王朝贞观二十三年，细奴逻在以大理为中心的这片土地上建立大蒙政权开始，大理便以它独有的政治气象，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章节。



此外，大理还凭借着它美轮美奂的山水造化，迅速成为全世界所心往神向的风情之都、山水之都、休闲之都、魅力之都。“大理好风光，世界共分享”，浓墨重彩的自然景观，厚重丰富的人文精神，根深叶茂的文化底蕴，浪漫诗意的民族风情，成就了大理的风采、大理的气质、大理的涵养、大理的魅力。

二

这是一块有灵魂的热土，所有与这块土地相关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抑或爱恨情仇，就像是苍山之麓的松柏抑或洱海之滨的水草，始终坚忍不拔地“活着”，活在每一片树叶间，活在每一块碑铭里，活在每一个神话中，活在每一块石头上，活在田野阡陌的小径，活在幽深曲折的古巷，活在龙头三弦永不衰老的咏唱里，活在古城永不风化的记忆中。

如果你是一个远来的旅人，当你突然感觉像是已经走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梦境时，那么，你已置身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置身在西南览胜无双地的苍山洱海之间，置身在《天龙八部》的故地，置身在《五朵金花》的家乡。

大理是诚信的，走进大理，你就走进了它和它的风花雪月，它会用最富有灵性的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来充盈你生命的记忆，丰富你人生的背囊。开放爽朗的下关风，是大理永不凝固的热忱；四时不败的上关花，是大理青春常驻的红颜；终年不化的苍山雪，是大理圣洁高雅的魂魄；冰清玉洁的洱海月，是大理恬静温馨的情怀。

三

天地间有大美而无言，大理的苍山正是一座无言的、大美的山。

它伟岸，它谦逊，它阔大，它宽容，它坚忍不拔，它平和深沉，它是一个民族灵魂的高度、生命的高度、梦想的高度、爱与恨的高度。它有形的海拔，却彪炳了无言的矗立。它既是大理人的山，是白族人的山，更是中国的山，世界的山。它是数万年，数十万年自然奇迹的缔造者和见证者，是一部永远没有终结的神话，是一组大气淋漓的水墨绝笔。

十九座伟岸的山峰，是十九座白州的华表，是十九颗昂奋的头颅，是十



九柄希望的圣剑……长风凛冽，天地浩气，英雄洗马，王者会盟，“玉带云”百里出岫，“望夫云”静待郎归……无言的苍山，见证了多少历史的恢宏与精彩，演绎了多少人间的爱恨与情仇。

十八条纤毫毕现的清溪，是十八根生命的琴弦，是十八条灵魂的契约，也是十八个相思的胭脂扣、爱情的红丝结。大理，正因为有了十八溪，也才有了《五朵金花》那般荡气回肠的经典爱情，也才有了“望夫云”那般悲情千古的神话传说。

在大理，每一个用苍山的云朵擦拭过行囊、用十八溪的流水洗刷风尘的旅人，都有可能走进一个地老天荒的传奇，走进一段爱情的千古绝唱，走进《小河淌水》的旋律，并且成为其中一个灵动的音符。

四

如果说苍山是大理的魂魄，那么，洱海就该是大理的情怀。

洱海是苍山的海，是白族的海，是大理的海，是生命之海，是爱情之海，是艺术之海，是梦想之海。

洱海是温柔的，是那种丝绸般的温柔，琴瑟般的温柔，音乐般的温柔，诗歌般的温柔，水墨画般的温柔，好女子般的温柔。

洱海是博大的，因为博大而润泽苍生，因为博大而化育万物，因为博大而成就了大理坝子的肥沃与富庶，因为博大而造化了大理风光的灵秀与妩媚。

洱海又是平和的，平和得谦逊，平和得隐忍，平和得深邃，平和得恒久，如佛，如禅，如大理人平和的生活。它那处变不惊、优游闲适的禀性，与大理人达成了一种心灵上永恒的同构，养育了大理地区独特的人文精神。

无论是谁，只要能够读懂洱海，便读懂了大理，读懂了这方热土的那份气量，那份质朴，那份性情，那份内敛的大有与真如。

五

天底下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灵骨”的，但大理例外。大理的灵骨，便是随处可见的古塔。

在众多的古塔中，三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堪称是塔中的魁首。三座古



塔成品字形耸立，浑然一体而又各具气象，雄浑挺拔而又隐忍静穆，非一般古塔能够比肩。

在大理，三塔并不仅仅是一个“永镇山川”的寄托，一个弘扬佛法的道具，它还是大理的徽章，大理的“华表”，大理的标志，大理的象征。

三塔所承载的，是大理的历史，是大理的文化，是大理的气度，是大理的辉煌。它历练千古，阅尽沧桑，经百代风雨而巍然屹立，浴千秋烟霞而心无旁骛。

每一个走近三塔的人，只要你把心扉打开，便能倾听到一种天籁般的、历史的回声，岁月的绝响。倘若你能够把心“沉”下去，那么，你便能够做到荣辱皆忘，大彻大悟。

六

喜洲，那是通往大理历史内核的时光隧道。

那里有着大理最古老的民居、最淳朴的风情、最悠久的历史、最厚重的文化。暗淡和沧桑，已经更替了流光溢彩的往昔，剩下的，便是一种内在的深沉，一种坚忍的魂魄。那些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已经超越了普通房子的意义，成为解读大理文化的一张底片，考据大理历史的一条线索。

与其他地方的民居相比，大理的白族民居，特别是喜洲的白族民居，更趋向于一种淳朴之美，一种飘逸之美，一种隐忍之美。喜洲的民居，一色的白墙青瓦，一色的斗拱飞檐，一色的画栋雕梁……那是一种我极少见识过的“雅”。不是大雅，不是小雅，也不是古雅，而是一种充满着醇厚的经典气息的“儒雅”。

在北京的故宫和颐和园，我曾见识过京派的雕刻技艺，流光溢彩，气势恢宏，以量、色取胜。喜洲的民居雕刻，则追求的是一种奇巧、一种别致、一种浪漫的田园气息。其精妙之处，是要通过些许的时日，才能玩味出些不一样的意趣来的。

喜洲的民居，是悠久而深厚的白族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是生活在苍山洱海间的白族人民伦理学、民俗学、建筑学的历史缩影。是人类最为亲近的一种背景文化，是凝固于时间之河的多重性艺术。兴许只有在大理这种充满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融会，充满着田园牧歌的诗意与文献名邦的古雅的地



方，才能够缔造出如此唯美的民居建筑。

七

大理的古城，不但凝聚了大理的灵气，也同样凝聚了大理的人气，生气，和气，秀气，书卷气，烟火气。

古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城内街道为南北、东西走向，纵横交错，是典型的棋盘式布局。城内的房屋建筑，是清一色的青瓦屋面，墙壁多以鹅卵石垒砌，青苔累累，瓦草萋萋，显现出十二分的古朴与凝重。岁月的长河，静静地在大理古城的每一条石板街中流淌。在经历了悠悠岁月的沧桑风雨之后，大理古城尚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在是一个奇迹。

生活在大理古城的人，深得这座小城得天独厚的灵气所滋养，所哺育，或擅诗文、或工丹青，或精音律，或通匠艺，几乎每个人都活得很充实，很滋润，活得清新脱俗，活得心平气顺，活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

在大理，几乎人人都有一门深藏不露的看家绝活。把白布做成五彩缤纷的扎染，把石头磨出惊世骇俗的花纹，把朽木点化成栩栩如生的木雕，把草芥编织成时尚新潮的工艺，就是最好的例证。生活在这么一座充满着灵性的城市中，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都在发生。

在大理古城，每一间老屋，每一角飞檐，每一条小巷，每一块石头，甚至每一朵茶花，都是一个传说，都是一个典故。世世代代的大理人，全都是生在一个个故事中，死在一个个传说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永远的老家。正因为如此，大理人才如此痴情地眷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小城，眷恋着这座小城中的每一条石板小巷。

大理永远是白族人的故乡，只要是白族人，不管他走了多远，看过多少地方的云，走过多少地方的桥，喝过多少地方的水，爱过多少地方的人，他们的根，依然在深深地盘绕着这座美丽的古城。有为数不少的大理人，始终不愿意离开这座古城，即便离开了，他们的根仍旧深埋在此。千年万年之后，他们的魂魄，依然会叠印在这座小城的石板街中，叠印在古城记忆的底片上。



八

在大理，需要走动的地方很多，需要饱览的名胜也很多，但有的地方，是需要坐下来，待着，方能感觉出其中那不一般的味道来的，比如说洋人街。

如果仅仅从街面的布局来看，大理的洋人街还真有些像是北京的三里屯。所不同的是，这条街的背景是雄峻而旖旎的苍山气象，是四围香稻的田园风光，与之匹配的，是家家流水、户户花香的民居院落。因而，这条名叫护国路的小街，更趋向于自然，趋向于淳朴，充满了一种田园牧歌的浪漫情调。

在洋人街上走动，你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温馨，一种静谧的祥和，一种超然的散淡。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游客，都乐意在这里随心所欲地观光、闲聊、小憩。因为这里有天底下最缤纷的花草、最温馨客栈、最诱人的美酒、最柔情的月光。

这里有草编，有扎染，有木雕，有泥塑，甚至有水碓，有石磨，有最古老的铜匠铺和最新潮的互联网。这里有闲适的观光客，在漫无目的地来去溜达。

这里有疲惫的旅行者，在匆匆寻找一间清洗风尘的客栈。这里所呈现的，是一幅中国建筑与西方风情完美结合的风俗画。

在这里，或临轩听雨，或静夜煨茶，或品茗谈天，或吟风弄月，都可尽随人意。

在这条街上，你见不到步履匆忙的行人，听不到人声的鼎沸、物欲的喧哗。恬静，脱俗，质朴，闲适，格调优雅，闹中取静，你会因此陶然而醉，你会因此流连忘返，你也终于会明白：为什么连洋人也喜欢在这里“乐不思蜀”，并把这里作为精神的家园，生命的驿站。

夜色笼罩之后，洋人街的味道也就出来了。

通常，那些酒吧、水吧抑或聊吧的灯光，都不太明亮，烛光摇曳，人影绰绰，圆月西倾，酒醉夜阑，如此美景良辰，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心灵的钥匙，叩开灵魂的家门。

九

大理的雨，也充满了情调，不经意间便从苍山之巔飘洒而来，细腻、透明，犹如白族少女手中刺绣的彩丝，灵动地飞舞着，绣出石板街的空蒙，绣出了戴望舒《雨巷》的意境，甚至将匆匆来去的过客，也给绣了进去，让人恍惚觉得会有什么东西顺着雨丝滑下来，滑进一首诗里，滑进一幅画中，滑进田野阡陌间的低吟浅唱。

有人，在烟雨迷蒙的田野上躬耕。有人，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人，放牧着梦中的云朵。有人，追寻着的诗意的家乡。也有人，正凭借着蝴蝶的翅膀，让心，在大理的天空下飞翔，在《五朵金花》的梦境中飞翔，在《蝴蝶之梦》的迷幻中飞翔。

行走在这烟雨朦胧的城郭间，会有灵气扑面而来，会有醉意扑面而来。这个时候，你便是那个离心灵最近的人，离灵魂最近的人，离梦想中的天堂最近的人。

尽管这雨丝，这小巷，从来都不会记得有谁来过，又有谁又去了，但只要要是来过的人，便永远也不会忘却这雨中的古城、这古城中的细雨以及被雨丝抑或情丝濡湿的石板路。

十

大理，就像是一张古老的唱片，只有用欣赏老唱片的心情，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古典、它的韵味、它永恒的魅力。

《五朵金花》的浪漫与传奇，依旧每天都在这方山水间衍生。让多少硬汉子，为此而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蝴蝶之梦》的梦幻与风情，依旧每天都在这块乐土上演。那些彩蝶般纷飞的舞姿、梦幻般的迷离色彩，不知又装点多少人的梦境，复活了多少人的沉睡的激情，并且让相当一部分的人，脚下长根，再也回不了故乡。

我始终相信，不管是谁，总会在生命中某个重要的时段，把大理写进梦想，写进行程，并最终把身心全部托付给驶往大理的汽车、火车，或者飞机，然后一门心思走进大理，走进南诏古国，走进苍山洱海，走进风花雪月，走





进蝴蝶之梦。

因为大理，是人一生不能不到的地方。

云水往事不会留影，风花雪月自然有情。大理，永远坚守的，是美，是爱，是诗，是画，是温馨，是激情，是永不更改的忠贞与守望，就等着所有外面的人，来爱，来疼，来陶醉，来感动。

原载《边疆文学》2005年第9期

太阳最早照到的地方

曾听过一首迪庆的藏族民歌，里面有这么两句：太阳最早照到的地方，是东方的建塘；人间最殊胜的地方，是奶汁河畔的建塘。藏语的“建塘”，指的便是地处中国滇西北的香格里拉，翻译成汉语，便是“无比殊胜的宝地”的意思。

我来自“三江并流”的边缘地带，那是个比香格里拉还要偏僻的小地方，没有雪山，没有草甸，甚至没有青稞和牦牛。所以我对雪山为城、江河为池的香格里拉高原，始终怀有一种宗教般的敬畏。我一直是在以一个朝圣者的虔诚，仰视着这片高原，打量着这片高原。因为，在香格里拉，我有煮好浓浓的酥油茶等我去喝的朋友。甚至还有一个崇拜着我的女子，她写诗，喝酒，像冰山上的雪莲一样孤独而冷艳。

在客车刚刚爬到3200米高度的时候，我就深切地领会到了“辽阔”这个词的所有内涵。山，开始潮水般向着远方退去，铺排在我眼前的，是低矮的、插满经幡的山丘和大片的草原。打一个很俗的比方，这五月的香格里拉简直就是一块洋洋洒洒地铺展开来的巨幅锦绣。不论是四围的山丘还是脚下的草原，到处都有花朵在开放。红的，黄的，绿的，紫的，所有颜色的花都在开放。浓的，淡的，香的，臭的，所有开放的花都在芬芳。尤其是那些种类繁多的杜鹃，到处都在开着。山坡上开着，草甸上开着，干沟边开着，尼玛堆上也开着。每一树每一枝都开得那么热烈、那么粗犷、那么随心所欲、那么咄咄逼人。不过，我在香格里拉的山丘草原间所看到的杜鹃，比在冲江河峡谷中见到的杜鹃，树型要矮小得多。全都高不盈尺，矮不敌寸，像匍匐在地



表上的一堆堆火把。在挤挤攘攘的杜鹃花丛中，间杂着大报春、金盏花、绿绒蒿以及许许多多我至今尚叫不出名字的各种野花。五月的香格里拉有了这些花朵们的帮衬，层次更加分明，内涵更加丰富。

头顶上的天空，贼蓝。仿佛是被众神之手精心擦拭过的玻璃。在插满经幡的山丘之上，几团白得发亮的云朵，一动不动地凝固在那儿，像是被精心修饰过的舞台布景。远方，雄伟地耸立着一排排被羊脂般的白雪包裹着的雪山。北面，是素有“香格里拉第一峰”盛誉的巴拉更宗雪山。东面，是雄奇秀丽的浪都雪山和天宝雪山。更远处，是白马雪山和梅里雪山。在玻璃一样透明的阳光的照耀下，这些雄伟的雪山，全都闪烁着一一种玉石般耀眼的白光。

梅里雪山是一座有必要作进一步交代的、非常著名的雪山。梅里雪山是它的学名，乳名叫太子雪山。它冰峰耸峙，雄峻而孤傲，仅海拔在六、七千米以上的冰峰，就有十三座之多，是藏传佛教的朝觐圣地，被誉为“太子十三峰”。那高高耸立在十三峰之上的，是主峰卡格博峰，海拔6740米，名列藏区八大神山之首。

这是一座灵息吹拂的神山，冷酷而神秘，像一个古老的禁忌。它拒绝征服，拒绝亲近，虽然它的海拔远远低于珠穆朗玛，但至今没有任何中外探险家或旅行家，登上过它的顶峰。对于那些贸然的闯入者，它所能赐予的，除了失踪，就是死亡。

在地毯一样一直铺张到地平线尽头的草原之上，有着大群黑铁般壮实的牦牛、云朵一样洁白的藏羊、山风一样敏捷的驮马，悠闲地咀嚼着嫩草。青稞地里，被一冬的瑞雪滋润过的青稞，正使劲地向上抽拔着葱绿的嫩叶。地头间，高高的青稞架犹如一柄柄豪迈的木剑，直指蓝得让人刻骨铭心的天空。几只白腹雪鸦在刚刚薅锄过的青稞地里，旁若无人地跳跃、觅食。一座座结实的藏家楼房，大多依山逐势而建，清一色的白墙、红窗、平瓦盖顶，远远望去，像一座座坚不可摧的碉楼。

坐落在一片开阔地上的香格里拉县城，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简朴最谦卑的县城。说它是城，却没有半点城的气度和架势。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原小镇，质朴、简单、松散。像一幅潦草的素描，像一个简短的小品。小镇的大多数建筑，都援引了藏式建筑的风格，结实、低矮、封闭。漫步在小镇的街头，你完全感觉不到城市的那种扰攘和喧嚣，更没有那种冷漠而又拥挤的大厦高楼，阻断你与天空和大地的联系。在香格里拉，所有关



于城市的概念，都被废止，都被淡出。这里没有肯德基，没有汉堡包，没有自选商场，甚至没有一家像样的影剧院。但这里有酥油茶，有哈达，有雪莲，有虫草，有青稞酒，有藏红花，还有天空中飞翔的雄鹰和马背上飞翔的卓玛。

曾有朋友著文说：“香格里拉是个离天近、离地远的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我原先总有些不以为然。到香格里拉之后，才发觉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香格里拉与西藏及川西北紧密相连，是云南高原群落中唯一一块海拔最高，也最为开阔最为圣洁的雪域高地。只有到过香格里拉，并且被香格里拉美轮美奂的自然风光以及神秘殷富的人文景观陶醉过，感动过，惊讶过，捶打过，炙烤过，浸泡过的人，才不会去怀疑它就是詹姆斯·希尔顿小说中的人间天堂“香格里拉”。

原载《散文选刊·中旬版》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智红（1963—），出生于云南省永平县，现居大理。



女性的庄稼（外一篇）

左中美

庄稼是女性的。

我首先想起的，是荞。

曾经，荞是一种苦难的食物。记忆深处，家里总是吃苞谷面疙瘩饭，米饭是只有过年过节才有的，甚至就连过年过节，米饭也只是镬锅底上薄薄的一层，上面仍是苞谷面疙瘩。那薄薄的一层米饭，奶奶要拿来供奉祖先，一来表达对祖先的无上敬意，二来哄哄祖先，告诉他们，我们有米饭吃。家里楼上的柜子里有一袋荞麦面，看上去有着暗绿的颜色，那是备着家里连苞谷面都吃紧的时候，拿来下锅的。荞麦面疙瘩饭得在甑子里蒸，蒸出来，仍是暗绿的颜色，吃在嘴里，有一种苦苦的味道。而邻家的甜荞面就好一些。紫灰色的甜荞面，蒸出来的饭有一种极淡的甜，比苦荞面容易下咽多了。

村人们总是把荞种在最高最远的山上。因为苦荞比甜荞产量高，所以人们大多种的还是苦荞，甜荞相对要少得多。荞麦是秋天的作物，在那高高的山上，开得一片一片雪白的，是苦荞花。而甜荞，则开出粉紫的花来。荞花是美丽的，我不明白，那样苦难的作物，它们开的却是那样美丽的花，像农家朴素而美丽的女孩儿。

如今，荞麦作为食物，走出人们的视线已经久远。偶尔，哪个边远的山寨里还会有人家种一两片荞，那荞麦面已然换了身份，成了稀奇货。听说糖尿病患者吃荞麦面饭有较好的改善作用，所以许多糖尿病患者到处打听荞麦



面。小城漾濞那家最好的宾馆餐桌上有时摆上一盘荞麦粑粑来，配一碟蜂蜜蘸着，许多人抢着吃，夸赞这是原生态食品。

有一年秋天，县文联组织去石门关采风。车子爬到半山时，一片粉紫的荞麦花开在了车窗外。我是努力睁大了眼睛，才认出它是荞麦花的。一带白雾从山腰轻轻环过，粉紫的荞麦花开得那样美。

真的有许多年，没看过这样的荞麦花了。

苞谷。

我们是被苞谷养大的。

还在苞谷还将熟未熟之时，孩子们便开始馋，乘着大人不见，将一只苞谷一次次悄悄地撕开口子看，看它里面的籽长好了没有。一只苞谷，被这样地偷看了多次，那个位置就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当这只苞谷终于可以掰下来，用那只老得掉了牙的老锅煮出来，那个撕过苞谷的孩子，一眼就认出了被他悄悄撕开偷看了多次的地方——那里的籽粒没有别的地方长得好。

从这样一只煮苞谷的清香出发，苞谷开始一天一天满足山村孩子清贫的渴望。清晨和傍晚，被大人派去地里赶鸟雀，一定得带上一盒火柴，到了地边，找几把干些架一堆火，掰地里最惹人爱的苞谷烧来吃。烧苞谷的香，幸福着山村孩子贫瘠的日月。

还有甜甜的苞谷秆。苞谷秆是地越贫瘠的地方越甜。因为贫瘠，这些地方的苞谷只背小小的包，甚至没有背包。这些苞谷秆，是贫瘠的土地对山村孩子的慰藉。我三姑曾经用这样的苞谷秆来煮糖，煮出来的暗红色的糖稀，有着最深浓的蜜甜。

赶着在苞谷收完之前，最后再烧两次苞谷。剩下的苞谷，被赶来的季节催着收进楼上，并且一挂一挂地很快风干。这时候的苞谷，开始真正地像一个母亲，承担起坚实的岁月。这些苞谷被磨成面，就做苞谷面疙瘩饭，可以在锅里涨半锅水，把面倒进去，搅成疙瘩饭。还可以先用冷水和面，将面搓成细细的疙瘩，在甑子里蒸，这样的甑子饭，就算是粗粮细做了。也有人家喜欢把苞谷磨成沙，苞谷沙在罗锅里煮出来，它的锅巴特别香——农人们总要在这一贫瘠的岁月里，捧住一点一滴的温暖和慰藉。

还记得那时，母亲每次要行远路，比如去远处的水磨房拉面，或是去赶一趟远集时，就会和小半盆苞谷面，抻成粑粑埋在火塘的灶灰里烧。烧好的



粑粑，母亲将它抖抖灰，用一个小袋子装起来，这粑粑就是她路上的饭。我很知道这苞谷粑粑，刚烧出来的时候是香的，只是等到凉了，那差不多就是一个“铁饼”。

苞谷，它是最朴素和坚忍的母亲，承担着最艰辛和广阔的岁月。

四季豆。

这个土土的名字，它的眉眼上沾着最最原始的人间烟火。

四季豆是和苞谷一块下种的。种的时候，苞谷一行，四季豆一行。四季豆有好多种，成熟最早的四十天豆，苞谷才薅二遍的时候就可以吃了。这个时节，正是农谚说的“五黄六月”，农家正没有菜下锅，四季豆早早从地里回到家里，温暖了那只空着的菜锅。

有一种四季豆，暗红的颜色，细细长长的，又兼它的每一朵花总是结两根豆子，样子恰像一双筷子，所以，农人把它叫作“筷子豆”。细长的筷子豆虽然里面的籽儿小，但是它的豆皮软面下口。这豆子喜欢爬蔓，若是肯耐心给它搭个架子，它一定结得又多又好。

也有一种四季豆，花期特别长。它缠绕着苞谷而上，从苞谷出天花时开始结，一直到苞谷都收尽了，它还零星地开着花。而季节已经不能等着这些花再结成豆子。农人们砍去苞谷秆，也拔去了还在开花的豆子，把地翻过来，种下下一季的豌豆和麦子。

记忆里，四季豆大量成熟的季节，奶奶把四季豆摘回来，撕去豆筋，掰成小指长的小段，用簸箕晒干，装在竹箩里挂在梁上。没有蔬菜的时节，奶奶把这些青豆干用水泡了，放一点油盐在锅里焖。这样将就着，也可以抵过一段时日。更多的四季豆，它们被拔回家后，摊在院里或是挂在架上晒干，打出豆籽，用竹箩或是口袋装上，放在楼上的什么地方。这些豆子，它们是农家菜锅的坚实后盾，什么时候，家里没菜了，便舀一碗四季豆下来煮上。

时光总能在味蕾上留下记忆。在我如今生活的小城，农贸市场里总有两三个卖煮四季豆籽的摊，有白豆，也有红豆。我每次买，总是毫不犹豫地就将手指向那盆红豆，因为那盆红豆，它最接近我记忆里那些艰辛和温暖的底色。

四季豆，它是一个土土的乡村女子，用最平凡和朴素的名字，抒写着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



小麦。

农家形容女孩儿好，有一句是这样说的：“跟麦苗儿似的。”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顾名思义，就是说女孩儿身条好；第二层意思，是说女孩儿乖巧灵秀。

老家人种小麦一直不多，秋收之后种下的小季作物，大多种的是豌豆。这好像是一种习惯，而这习惯的源头，应该是老家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虽然我的彝族祖先们给村子起名叫“密喜把”，是好地方的意思，可是，这村子却一向干旱。干旱的土地显然是不太适合小麦生长的。老家村子每个冬季里不多的几片麦地，一定都是在稍有潮气的地方。那些在干地上种下的小麦，麦苗低矮，麦穗短小，且大多都是瘪的。我后来曾看见坝区人种小麦，一季麦田里要放数次水，老家村子的小麦，它们是永远不能有这样的条件的。

因为小麦少，我们便难得吃到麦面。而一年当中，有一天是一定要吃麦面的，那就是端午节。老家有端午节吃包子的习俗，家里如果有麦子，奶奶会早早磨好麦面做好准备，若是家里没有麦子的年份，家人也要想办法和邻里调剂一些。说是包子，那里面也就是放一点红糖，可是，因为难得吃一次麦面，也难得吃一次糖，便觉得那包子特别的好吃。在老家，麦面一向是被当作精粮的。

说来，老家村子种小麦虽不多，却历来出过许多麦苗儿似的女孩儿。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古，说起村子里出过的美人，总是一数一大串。便是在四邻周边，老家村子出美人那也是有名气的。一代又一代，村子里麦苗儿似的女孩儿一茬又一茬。

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个电视剧，里面的两个从农村出来的姐妹，姐姐叫小荞，妹妹叫小麦。想来，到处的农人都一样，他们像爱庄稼一样爱着孩子，像爱孩子一样爱着庄稼。

麦苗麦苗快快长。

老南瓜。

老南瓜温暖的橙色，有一种老祖母的慈祥。

老南瓜高高地堆在屋檐下，从秋天，一直到冬天。上午，太阳光照在那堆老南瓜上，也照在坐在院里的奶奶身上。奶奶的手里，慢慢地削着一个老